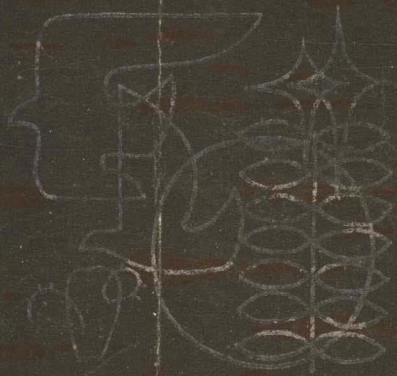


SHANMAOZUOPINXUAN

·台湾文学丛书·

三毛作品选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三毛作品选

· 台湾文学丛书 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三毛作品选

台湾文学作品丛书

本社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9.8125印张 2插页 235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

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500

书号：10173·422 定价：0.95元

目 录

惑.....	(1)
异国之恋.....	(6)
雨季不再来.....	(11)
西风不识相.....	(21)
亲不亲，故乡人.....	(39)
平沙漠漠夜带刀.....	(51)
收魂记.....	(63)
沙漠观浴记.....	(73)
白手成家.....	(82)
沙漠中的饭店.....	(115)
娃娃新娘.....	(120)
结婚记.....	(127)
一个陌生人的死.....	(136)
这样的人生.....	(149)
士为知己者死.....	(159)
巨人.....	(170)
哭泣的骆驼.....	(179)
哑奴.....	(219)
逍遥七岛游.....	(236)
梦里花落知多少.....	(260)
背影.....	(276)
似曾相识燕归来.....	(286)
三毛——异乡的赌徒.....	(303)
编后.....	(311)

惑

黄昏，落雾了，沉沉的，沉沉的雾。

窗外，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断线的风筝，一阵小风吹过，它就荡来荡去，在迷离的雾里，一只风筝静静地荡来荡去。天黑了，路灯开始发光，浓得化不开的黄光。雾，它们沉沉地落下来，灯光在雾里朦胧……

天黑了。我蜷缩在床角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我不敢开灯，我要藏在黑暗里。是了，我是在逃避，在逃避什么呢？风吹进来，带来了一阵凉意，那个歌声，那个飘渺的歌声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“我来自何方，没有人知道……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……风呼呼地吹……海哗哗地流……”我挥着双手想拂去那歌声，它却一再地飘进来，飘进我的房间，它们充满我，充满我……来了，终于来了。我害怕，害怕极了，我跳起来，奔到妈妈的房里，我发疯似地抓着妈妈，“妈妈！告诉我！告诉我，我不是珍妮，我不是珍妮……我不是她……我不是她，真的，真的……”

已经好多天，好多天了，我迷失在这幻觉里。

“珍妮的画像”，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片子，这些年来从没有再清楚地记忆过它，偶尔跟一些朋友谈起时，也只觉得那是一部好片子，有一个很美，很凄艳，很有气氛的故事。

大约在一年前，堂哥打电话给我，说是听到“珍妮的画像”要重演的消息。我说，那是一部好片子，不过我不记得什么了，他随口在电话里哼出了那首珍妮常唱的小歌——“我从那里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我去的地方……人人都要去，风呼呼地吹，海哗哗

地流，我去的地方……人人都……”

握着听筒，我着魔似地喊了起来，“这曲调，这曲调……我认识它……我听过，真的听过。不，不是因为电影的缘故，好像在很久，以前不知道在什么世界里……我有那么一段被封闭了的记忆，哥哥！我不是骗你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那些风啊！海啊！那些飘渺，阴郁的歌声……不要逼着问我，哥哥，我说不来，只是那首歌，那首歌……”

那夜，我病了，病中我发着高烧，珍妮的歌声象潮水似地涌上来，涌上来。它们渗透全身，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强烈地笼罩着，这是了！这是了！我追求的世界，我乡愁的根源。

从那次病复元后，我静养了好一阵，医生尽量让我睡眠，不给我时间思想，不给我些微的刺激，慢慢地，表面上我平静下来了。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，也不经妈妈的同意，我提了画具就想跑出去写生，妈听到声音追了出来，她拉住我的衣服哀求似地说：“妹妹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不要出去吹风，听话！进去吧！来，听话……”忽然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我一下子哭了起来，我拚命捶着大门，发疯似地大喊：“不要管我，让我去……让我去……讨厌……讨厌你们……”我心里很闷，闷得要爆炸了。我闷，我闷……提着画箱，我一阵风似地跑出家门。

坐在田埂上，放好了画架。极目四望，四周除了一片茫茫的稻田和远山之外，再也看不到什么。风越吹越大，我感觉很冷，翻起了夹克的领子也觉得无济于事。我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任性和孟浪起来。面对着空白的画布我画不出一笔东西来，只呆呆地坐着，听着四周的风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觉得风声渐渐地微弱了，在那个之间却围绕着一片寂静，慢慢地，远处象是有一种代替风声的音乐一阵阵地飘过来，那声音随着起伏的麦浪一阵一阵地逼进了……终于它们包围了我，它们在我耳旁唱着“我

从何处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我去的地方，人人都要去……”

我跳了起来，呆呆地立着，极度的恐慌使我几乎陷于麻木，之后，我冲翻了画架，我不能自主地在田野里狂奔起来。哦，珍妮来了！珍妮来了！我奔着，奔着，我奔进了那个被封闭了的世界里。四周一片黑暗，除了珍妮阴郁、伤感、不带人气的声音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空无所有。我空无所有了，我张开手臂向着天空乱抓，我向前奔着。四周一片黑暗，我要找寻，我找寻一样不曾失落的东西，我找寻……一片黑暗，万有都不存在了，除了珍妮，珍妮……我无止尽地奔着……

当夜，我被一个农人送回家，他在田野的小沟里发现我。家里正在焦急我的不归，妈看见我的样子心痛得哭了，她抱住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！”我默默地望着她，哦！妈妈，我不过是在寻找，在寻找……

迷迷糊糊地病了一个星期后，我吵着要起床。医生、爸、妈联合起来跟我约法三章，只许我在房中画静物，看书，听唱片，再不许漫山遍野地去瞎跑。他们告诉我，我病了，（我病了？）以后不许想太多，不许看太多，不许任性，不许生气，不许无缘无故地哭，不许这个，不许那个，太多的不许……

在家闷了快一个月了，我只出门过一次，那天妈妈带我去台大医院，她说有一个好医生能治我的病。我们走着，走着，到了精神科的门口我才吃惊地停住了脚步，那么……我？……妈妈退出去了，只留下医生和我，他试着象一个朋友似地问我：“你——画画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只觉得对这个故作同情状的医生厌恶万分——珍妮跟我的关系不是病——他又象是个行家的样子笑着问我：“你，画不画那种……啊！叫什么……看不懂的……印象派？”我简直不能忍耐了，我站起来不耐烦地对他说：“印象派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派别，跟现在的抽象派没有关系，你不懂这些就

别来医我，还有，我还没有死，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。”珍妮跟我的关系不是病，不是病，我明白的，我确实明白的，我只是体质虚弱，我没有病。

珍妮仍是时时刻刻来找我，在夜深人静时，在落雨的傍晚，在昏暗的黎明，在闷郁的中午……她说来便来了，带着她的歌及她特有的气息。一次又一次我跌落在那个虚无的世界里，在里面喘息，奔跑，找寻……找寻……奔跑……醒来汗流满面，疲倦欲绝。我一样地在珍妮的歌声里迷失，我感到失落的狂乱，我感到被消失的痛苦，虽然如此，我却从那一刹那的感觉里会体会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快乐，一种极端矛盾的伤感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沉醉在那个世界里不能自拔，虽然我害怕，我矛盾，而我却诉说不出对那种快感的依恋。夜以继日的，我逃避，我也寻找，我知道我已经跟珍妮合而为一了，我知道，我确实知道。“珍妮！珍妮！”我轻喊着，我们合而为一了。

照例，每星期二、五是我打针的日子，晚上，我拿了针药，关照了家里一声就去找那个从小就照顾我的医生——张伯伯。张伯伯关切地注视我，他说：“妹妹，你又瘦了！”我就象犯罪被揭穿了似地恐慌起来——我做错了什么呢？——我低下头嗫嚅地说：“张伯伯，我失眠，你知道，我经常睡不着，安眠药没有用——”他抬起我的下巴，轻柔，却是肯定的说：“你不快乐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快乐？是吗？张伯伯，您弄错了，我快乐，我快乐……真的……我不快乐真是笑话了。珍妮来了，你知道，珍妮来了，我满足，我满足……虽然我不停地在那儿跑啊！跑啊！但我满足……真的……痛苦吗？有一点，……那不是很好？我——哦！天啊，你不要这样看我啊！张伯伯，我真的没病，我很好……

很好……”

我发觉我在歇斯底里地说个不停，并且泪流满面，我抑制不住自己，我不能停止地说下去。张伯伯默默地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家，一路上他催眠似的说：“妹妹，你病了，你病了，没有珍妮，没有什么珍妮，你要安静，安静，……你病了……”

打针，吃药，心理治疗，镇静剂，过多的疼爱都没有用，珍妮仍活在我的里面。我感觉到珍妮不但占有我，并且在感觉上已快要取而代之了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我会消失的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我已不复存在了，我会消失……

三番两次，我挣扎着说，珍妮！我们分手吧！我们分手吧！她不回答我，只用她那飘渺空洞的声音向我唱着：“我从那里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，风呼呼地吹，海哗哗地流，我去的地方……人人都要去……”

唉！珍妮！我来了，我来就你。于是珍妮象一阵风似地扑向我，我也又一次毫无抵抗地被吸到她的世界里去，那个凄迷，空无一物的世界里。我又在狂跑……寻找……依恋着那颓废自虐的满足而不能自拔。

“我来自何方，没有人知道……我去的地方……人人都要去……风呼呼地吹……海哗哗地流……我去的地方，人人都要去……”珍妮！珍妮！我来了，我来就你……

——原载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现代文学十五期——

异 国 之 恋

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，我们相遇在这同一的狭船里。

死时，我们同登彼岸，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。

——泰戈尔

她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出神，风吹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，秋天来了。

来法国快两年了，这是她的第二个秋，她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些风，那些落叶会叫人看了忍不住落泪，会叫人忍不住想家，想母亲，想两年前松山机场的分离，想父亲那语不成声的叮咛……她仿佛又听见自己在低低地说：“爸、妈，我走了。”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就象千百次她早晨上学离家时说的一样，走了，走了……哦！妈妈……她靠在椅背上，眼泪不听话地滴下来。她打开皮包找手帕，她不喜欢自己常常哭，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个不停了。今天怎么搞的，特别难过。她低下头燃了一支烟，她有些埋怨自己起来。

她记得半年前写给妈妈的一封信，她记得她曾说：“妈妈，我抽烟了，妈妈，先不要怪我。我不是坏女孩子，我只是……有时我觉得寂寞得难受。小梅住得远，不常见面。这儿，大家都在为生活愁苦……不要再劝我回去，没有用的，虽然在这儿精神上苦闷，但我喜爱飘泊……”她奇怪在国内时她最讨厌看女人抽烟。她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咖啡凉了，她预备回去，回她那间用廿元美金租来的小阁楼兼画室。

抬头望了望窗外，黄昏了。忽然她，发觉在窗外有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向她注视着，并且似乎站了很久了。她迷乱地站在那儿，不知怎么开始招呼他。这儿中国人太少，除非存心去找人，要不然一个星期也碰不到一个，再不然就是那批说青田话，开餐馆的华侨。他从外面推门进来了。

“坐吧！”她指着对面的椅子低哑地说着。他们没有交谈，只沉默地互相注视着，她觉得有些窘，下意识地拿出了一支烟，自己点了火。

“抽烟？”他摇了摇头。

小店的胖老板亲自端来了一杯咖啡，朝她扮了个鬼脸，大概是替她高兴吧！这个每天来喝咖啡的苍白寂寞的中国女孩子找到朋友了。她觉得有些滑稽，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就使我那么快乐了吗？她再看了他一眼，他象是个够深刻的男孩。

“我在窗外看了你很久，你心烦？”他终于开口了。

“没什么，只不过是有些想家。”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转过脸去，望着窗外，她害怕人家看透她。

“你从台湾来？”他问。

“台湾。”她缓缓地，清清楚楚地回答他。他象是松了口气似地倒在椅背上。

“你住过台北没有？你知道，我家在那儿。”她掠了掠头发，不知应该再说什么。他没有回答她，却注视着她掠头发的动作。

“你来巴黎多久？”

“两年不到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画画。”

“生活还好？”

“我来时带了些钱，并且，偶尔我可以卖掉一张小画……”
他沉默了好久，一会儿他说：

“你知道当我在窗外看到你，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？”
她装着没听见他的问话，俯下身去拨动烟灰缸。

“刚才我问你曾在台北住过？”

“是，我一直住在那儿，我是海员，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。
台北有我的母亲、妹妹……”他的声音低哑起来：“我们的职业
就是那么飘泊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又不知飘到那里了……”他自
嘲地笑了笑，眼光里流露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寂寞。

“招商局的船极少极少开到这儿。”她说。

“不是招商局的，我们挂巴拿马的旗子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船？”

“昨天来的，后天清早开中东。”

后天，后天。她喃喃地念着，一下子觉得她对现在的一切留
念起来。她忽然想冲动地对他说，留下来吧！留下来吧！即使不
为我，也为了巴黎……多留几天吧！然而，她什么都没有说，他
们不过是两个天涯游子偶尔相遇而已。他们只是互相连姓名都不
知道的陌生人。她把两杯咖啡的钱留在桌上，站起身来，象背书
似地对他说：

“很高兴今天能遇见你，天晚了，我要回去……”一口气说
完了，她象逃似地跑了出去。她真恨自己，她知道她在这儿寂
寞，她需要朋友，她需要快乐。她不能老是这样流泪想家……他
象是一个好男孩子，她恨自己，为什么逃避呢？为什么不试试
呢？我求什么呢？踉跄地跑上楼梯，到了房里，她伏在床上放声
大哭起来。她觉得她真是寂寞，真是非常非常寂寞……几个月来
拚命抑制自我的那座堤防完全崩溃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没有去史教授的画室，她披了一件风衣在巴

黎清冷的街心上独步着，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门口，老板正把店门拉开不久，她下意识地推门进去。

中午十一时，她仍坐在那儿，咖啡早凉了，烟灰散落了一桌。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烟里沉沉地静止着。她咀嚼着泰戈尔的一首诗：“因为爱的赠遣是羞怯的，它说不出名字来，它掠过阴翳把片片欢乐铺展在尘埃上，捕捉它，否则永远失却！”——捕捉它，否则永远失却——他不会再来，昨天，他不过是路过，不会再来……

她奇怪昨夜她会那么哭啊哭的，今天情绪低落反而不想哭了。她只想抽抽烟，坐坐，看看窗外的落叶，枯枝……忽然，她从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，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领的风衣。他走过来，站在她身后，把手按在她的肩上。她没有回头，只轻轻地颤抖一下，用低哑的声音说：“坐吧！”就象昨天开始时一样，他们互相凝视着说不出话来，他们奇怪会在这样一个奇异、遥远的地方相遇。他伸过手臂轻轻拿走了她的烟：

“不要再抽了，我要你真真实实地活着。”

他们互相依偎着，默默地离开那儿。

那是短暂的一天，他们没有赶命似地去看那铁塔、罗浮宫、凯旋门，他们只坐在河畔的石椅上紧紧地依偎着，望着塞纳河的流水出神。

“今天几号了？”她问。

“二十七，怎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再过三天我就满廿二岁了。”路旁有个花摊，他走过去买了一小束淡紫色的雏菊。

“Happy Birthday!”他动情地说。她接过来，点点头，忽然一阵鼻酸，眼泪滴落在花上……黄昏了，他们开始不安，他

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他拉起她的手，把脸伏在她的手背上，他红着眼睛喃喃地说着：

“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，不要……”

夜深了，她知道时候到了，她必须回去；而他，明早又四处飘泊去了。她把花轻轻地丢在河里，流水很快地带走了它。

于是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明天各人又各奔前程。生命无所谓长短，无所谓欢乐、哀愁，无所谓爱恨、得失……一切都要过去，象那些花，那些流水……

我亲爱的朋友，若是在那天夜里你经过巴黎拉丁区的一座小楼前，你会看见，一对青年恋人在那么忧伤忘情地吻着，拥抱着，就好象明天他们不会再见了一样。

其实，事实也是如此。

——原载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中央副刊——

雨季不再来

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，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。窗外照例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，没有黎明时的曙光，没有风，没有鸟叫。后院的小树都很寥寂地静立在雨中，无论从那一个窗口望出去，总有雨水在冲流着。除了雨水之外，听不见其他的声音，在这时分里，一切全是静止的。

我胡乱地穿着衣服，想到今日的考试，想到心中挂念着的培，心情就又无端地沉落下去，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咒诅它了。

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，就以此为藉口，故意早早睡去，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，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。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，黑暗中，我躺在床上偶尔会有音乐、对白和枪声传来，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。在那时考试就变得极不重要，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，明天也是不会来的，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，而培明日会不会去找我也不是问题了。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，明白就会好了，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，这不过是雨在冲乱着我们的心绪罢了。

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我总喜欢仔细地去看看自己，浴室镜子里的我是一个陌生人，那是个奇异的时分。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设防的，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，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，一面凝望着自己，奇怪地轻声叫着我的名字——今日镜中的不是我，那是个满面渴想着培的女孩。我凝望着自己，追念着培的眼睛——我常常不能抗拒地驻留在那时分里，直到我

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室里漱洗的水声，那时我会突然记起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，我就会快快的去喝一杯蜂蜜水，然后挟着些凌乱的笔记本出门。

今早要出去的时候，我找不到可穿的鞋子，我的鞋因为在雨地中不好好走路的缘故，已经全都湿光了，于是我只好去穿一双咖啡色的凉鞋。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门时不及想象的沉落，这凉鞋踏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。我坐了三轮车去东站，天空仍灰得分不出时辰来。车帘外的一切被雨弄得静悄悄的，看不出什么显然的朝气，几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，一个拾垃圾的老人无精打采地站在人行道边，一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地奔流着。我看着这些景象心中无端地升起一层疲惫来，这是怎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啊。

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，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，心就突然软弱无力起来。培不会在车站吧，他不会在那儿等我，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，我们各自上学放学，都固执地不肯去迁就对方。几日的分离，我已不能清楚地去记忆他的形貌了，我的悬念和往日他给我的重大回忆，只有使得我一再激动地去怀想他，雨中的日子总是湿的，不知是雨还是自己，总在弄湿这个流光。今日的我是如此地撑不住，渴望在等车的时候能找到一个随便什么系的人来乱聊一下，排队的同学中有许多认识的，他们只抬起头来朝我心事重重地笑了笑，便又埋头到笔记簿里去，看样子这场期终考弄得谁都潇洒不起来了。我站在队尾，没有什么事好做，每一次清晨的盼望总是落空，我感到一丝被人遗忘的难受，心中从来没有被如此鞭笞过，培不在这儿，什么都不再光彩了。站内的日光灯全都亮着，惨白的灯光照着一群群来往的乘客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烟与湿胶鞋的气味，扩音器在扩放着新闻，站牌的灯一亮一熄地彼此交替着，我呼吸着这不洁的空气，觉得

这是一个令人厌倦而又无奈的日子。

想到三个多月前的那日，心情就无端地陷入一种玄想中去，那时正是注册的日子，上一个学期刚从冬季寒冷的气候中结束，我们放假十天就要开始另一个新的学期。那天我办完了注册手续才早晨十点多点，我坐在面对着足球场的石砌台阶上，看着舞专的学生们穿了好看的紧身舞衣在球场上跳舞，那时候再过几日就是校庆了，我身后正有一个老校工爬在梯子上漆黄色的窗框，而进行曲被一次次大声的播放着，那些跳舞的同学就反覆练习。当时，空气中充满着快乐的音乐和油漆味，群山在四周低低地环绕着。放眼望去，碧空如洗，阳光在缓缓流过。我独自坐在那儿，面对着这情景，觉得真象一个活泼安适的假日，我就认真地快乐起来。那份没有来由的快乐竟是非常地震撼着我。后来开学了，我们半专心半不专心地念着书，有时逃课去爬山，有时在图书馆里发神经查生字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接着雨就来了，直到现在它没有停过。我们起初是异常欢悦地迎接着雨，数日之后显得有些苦恼，后来就开始咒诅它，直到现在，我们已忘了在阳光下上学该是怎么回事了。

从车站下车到学校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，我走进校园时人已是透湿的了，我没有用雨具的习惯，每天总是如此来去。我们教室在五楼天台的角上，是个多风的地方。教室中只有几个同学已经先到了，我进门，摊开笔记，靠在椅子上发愣，今日培会来找我么？他知道我在这儿，他知道我们彼此想念着。培，你这样不来看我，我什么都做不出来，培，是否该我去找你呢，培，你不会来了，你不会来了，你看，我日日在等待中度日——

四周的窗全开着，雨做了重重的帘子，那么灰重地掩压了世界，我们如此渴望着想看一看帘外的晴空，它总冷漠地不肯理睬我们的盼望。而一个个希望就这样被否定掉了，除了无止境的等